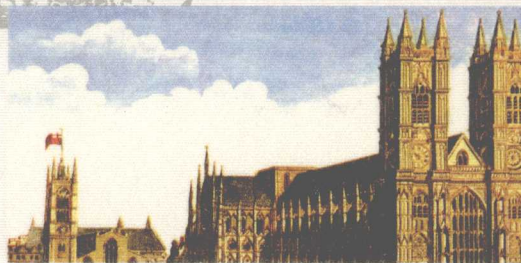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耕 野 译

Notre-Dame de Paris 

巴黎圣母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维克多·雨果 著 耕 野 译

Notre-Dame de Paris 

巴黎圣母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 V.)著;耕野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法国.2/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09388-5

I. 巴… II. ①雨… ②耕…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824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巴黎圣母院

作 者 (法)雨果

译 者 耕 野

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8-5/I·1942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卷 一

一	大厅	1
二	皮埃尔·格兰瓜尔	11
三	红衣主教大人	17
四	雅各·科珀诺勒	21
五	卡西莫多	27
六	埃斯梅拉达	32

卷 二

一	从夏尔到西拉	34
二	格雷沃广场	36
三	以德报怨	37
四	夜追美女遇到麻烦	43
五	麻烦(续)	46
六	破罐成婚	48
七	新婚之夜	61

卷 三

一	圣母院	68
二	巴黎鸟瞰	73

卷 四

一	善心人	88
二	克洛德·弗罗洛	90
三	主随物怪	94
四	狗与主人	99
五	克洛德·弗罗洛（续）	100
六	不得人心	104

卷 五

一	圣马丁修院长老	105
二	此欲谋彼	112

卷 六

一	对于古时裁判公正之回顾	122
二	老鼠洞	129
三	玉米饼的故事	131
四	一滴水是一滴泪	145
五	玉米饼的故事（完）	151

卷 七

一	秘密泄露给山羊的风险	152
二	教士与哲人大相径庭	162
三	钟声	168
四	命运	170
五	两个黑衣男人	179
六	当空七咒的效应	183

七	幽灵修士	187
八	临河凭栏之效果	192

卷 八

一	金埃居变成枯树叶	198
二	金埃居变成枯树叶（续）	205
三	金埃居变成枯树叶（结局）	208
四	四大皆空	211
五	为人之母	221
六	三人各怀心腹事	224

卷 九

一	昏热	236
二	驼背独眼瘸	243
三	耳聋	246
四	陶器与水晶	248
五	红门秘钥	255
六	红门秘钥（续）	257

卷 十

一	格兰瓜尔在贝尔纳丹街	260
二	变成无赖	268
三	三呼万岁	270
四	蹩脚的朋友	275
五	法兰西路易先生殿下避难所	288
六	兜中小刀	310
七	沙托佩来援	311

卷 十 一

一	小红鞋	313
二	白衣美女	336
三	福比斯的婚礼	342
四	卡西莫多的婚礼	343

卷 一

一 大 厅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巴黎旧城区、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里一片钟鸣声，所有的市民都被这声音惊醒了。

不过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一大早大大小小的钟和市民们被吵醒的事，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地方。这并不是由于底卡底人或者勃艮第人打了过来，也不是一个抬着圣龕的仪式行列，更不是拉阿斯葡萄园的学生们起来造反。那不是国王陛下举行入城式，也不是几个男女扒手在司法宫广场被吊死的奇观，也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戴着翎毛、披着盛装的外国使团招摇而至。这样一支人马两天以前刚刚走过，是带着为弗兰德尔的玛格丽特公主和法国王太子联姻的使命前来的弗兰德尔的使臣们。波旁红衣主教大人为他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头疼。为了讨好国王，不得不对吵吵闹闹、土里土气的弗兰德尔市长、镇长笑脸相迎，并且上演许多出色的集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为一体的演出来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就连悬挂在他波旁公馆门前的精致帷幔被倾盆大雨冲得一塌糊涂都不感到可惜。

原来一月六日让·德·特鲁亚所谓的“使巴黎民众情绪激动”的事是庆祝主显节和愚人节。这两个节日从远古至今就合一起庆祝。

在格雷沃广场上放焰火，在勃腊格小教堂栽上五月柱，在司法宫上演的圣迹剧，是规定好的节日内容，头天晚上，穿着紫色红羽缎上衣的府尹大人手下的差役已经吹响喇叭在各个十字路口高声叫喊着通告过了。

早上，店铺和住家关了门，市民们三五成群地从各个方向涌向指定的三个地点，有些人要去观赏放焰火，有些人是去看五月柱或是观看圣迹剧。不过，巴黎闲汉们古已有之的见识值得赞赏，绝大多数人要去观看放焰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看在房顶严实和门窗紧闭的司法宫大厅中演出的圣迹剧。那些爱看热闹的人一致丢下了那株可怜的花朵稀疏的五月柱，任它在勃腊格小教堂里冻得瑟瑟发抖，这可是寒

冷的一月份！

聚集在通向司法宫的几条路上的民众特别多，由于两天以前抵达的弗兰德尔使臣们准备前来观看圣迹剧的演出，并且也将在大厅选举愚人王。

那时这个大厅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大厅。厅内那天要挤进去可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官前广场上人头攒动，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般，很多看热闹的人在窗口看着，广场上的十二条街就像是通往海洋的河口，不时地涌出一股股人流。水池般的形状不规则的广场上，人流的浪潮不断高涨，撞击其中到处突出来的就像海岬周围房屋的墙角。人流被司法宫高高的哥特式前墙的正当中的大阶梯分为了两股，上下来往不停，人流在中央的台阶下面被分成两股以后，又扩展成巨大的浪潮顺着两旁的坡道倾泻而下。不管怎么说，广场是一个大湖，大阶梯就像百丈瀑布一样不停地直泻而下。笑声、喊声、千万人杂沓的脚步声，汇成一片巨大的喧哗和轰鸣声。有的涌向大台阶的人流还不时地回旋，掀动了，混乱了——原来是出面阻拦或者策马冲刺维持秩序的弓手或者府尹衙门的巡佐。这一传统可真值得称道：由宪兵司令传给治安队，再传给骑警，然后传给今天巴黎的宪兵队。

千千万万个老实、安静而又善良的市民在自己家里的门窗口、窗洞口、房顶上探出头来注视着司法宫，注视着广场，显得十分满意。到现在为止，巴黎许多人都喜欢观看那些看热闹的人，而能够使我们产生兴趣的是在一道人墙后边正发生着什么。

如若我们生活在一八三〇年代的人有幸能混杂在十五世纪这些巴黎人中，和他们一起被人拉拽、推推挤挤，磕磕绊绊地走进这个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看起来十分窄小的大厅，面前所看到的景象肯定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四周那些太古老的事物看起来都十分新鲜。

要是读者赞成，我们就来想像一下，看看读者如果和我们一起，混在穿着短罩衫、半截衫、短袄的杂乱人群中，跨进大厅，会产生怎样的印象。

开始只听到一片嘈杂声，并且觉得头晕目眩。头顶上方是尖拱双圆拱屋顶，木雕贴面，涂成天蓝色，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我们的脚下是黑白两色的大理石交错铺成的地面，几步以外是大柱子。纵向排列的七根大柱子支撑着双圆拱屋顶在水平中央的落拱点。杂货摊摆在头四根柱子的周围，闪烁着亮光的玻璃片儿和金属饰品；橡木板凳围在后三根柱子四周，已经被诉讼人的短裤与代讼人的长袍磨得锃亮。大厅外面高大的墙壁四周，到处都是看不到尽头的列代法国国王雕像的行列，从法拉蒙开始，有游手好闲、双臂下垂、双目俯视的国王，也有头高昂、双手举起、英勇善战的君王，在门和门、窗和窗、柱和柱之间展示着各自的风采。五颜六色的玻璃嵌在一扇扇尖拱长窗上，富丽堂皇的精雕细刻的门装在宽阔的出口处，不管拱顶门窗、柱子、墙面板和雕像，上上下下一片湛蓝、金黄，金碧辉煌，这个时候已经

略显晦暗。到了纪元一五四九年，杜·布勒尔根据传统赞美它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几乎被灰尘和蜘蛛网淹没了。

想像一下，有这样一副景象会出现在诸位的脑子里：一月的一天，被昏暗的天光所照射，宽敞的长方形大厅不停地有熙熙攘攘、衣著颜色斑驳的人流涌进来，沿着墙壁乱跑，绕着那七根柱子转悠。接下来，我们要试着更具体地说一下它有趣的各个方面了。

毫无疑问，如果拉瓦亚克没有被亨利四世杀死，便不会有拉瓦亚克的案卷放在司法官的档案室内，而他的从犯也就不会因为利害关系，必须将这些案件销毁不可，而放火的人们也就不会无计可施，只好纵火烧毁司法官来达到烧毁档案室的目的，而烧毁档案室又是为了将卷宗烧毁；因此，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六一八年的那场火灾也就不会发生了。那么，古老的司法官，连同它的大厅，也就会至今仍存了；那样的话，我就能告诉读者：您只要亲自去瞧瞧即可！我们两个就都省事了：我省得费尽笔力向您描述一番，您也就省得来阅读这样的描述——这件事说明了一个真理：重大的事情其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诚然，非常可能，首先拉瓦亚克根本就没有什么从犯，再则就算他有，他的从犯事实上和一六一八年那场火灾根本没有关系。这样，发生火灾的缘由就可以有两种说法都能解释得通。第一种说法是：一颗火星，一尺宽，一寸高，就像大家所知道的，正好在三月七日后半夜由空中掉下来，落到了司法官上。

有关司法官一六一八年的那场大火灾，有上面所说的三种政治性的、自然界引起的或者富有诗意的解释，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它们，可惜的是，事情发生了。因为这场灾难，尤其是因为接连多次的修复工作，把灾后幸存的一切也都彻底破坏了，现在此建筑已经所剩无几，法国列代君王这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居所也就所剩无几了。卢浮宫的这位长兄，在美男子菲利浦在位的时候就已饱经风霜，大家曾经去里边寻找过国王罗伯所兴建的、埃加杜斯笔下的那些宏伟建筑的遗址。这些几乎都不复存在。圣路易“成就了婚事”的那个机要室如今在什么地方？他“穿着山羊毛料短袄、没有袖子的粗呢子罩衫，上罩长外套，下穿黑色皮襪鞋，和茹安维尔一块儿躺在地毯上”，审理案件的那个花园，如今下场怎么样？皇帝西吉斯蒙的卧室去什么地方了？查理四世的呢？无采邑王约翰的呢？查理六世颁布大赦令的那道很大的楼梯在什么地方？马赛尔在皇太子的面前，把罗伯·德·克莱蒙元帅和香巴涅都统杀死的那块石板呢？伪教皇贝内迪多的诏书被撕成碎片的那扇窗子——他的那些诏书使者也是由这扇窗子走出来，身上披着袈裟，头上戴着法冠，在整个巴黎游街示众向人们认罪——如今在什么地方呢？那个大厅，它那富丽堂皇的装饰，那些尖拱窗子、那些塑像、那些柱子，那些由于许多块精雕细刻的图案而显得支离破碎的巨大拱顶，如今都在什么地方呢？还有那金漆房间呢？门口的石狮子，垂着头，夹着尾巴，就

像所罗门座前的狮子，在正义面前显出恭顺的姿态，如今又在哪儿？那一座座精致的房门，一个个漂亮的花玻璃窗子又到哪儿去寻找呢？那些曾经使毕斯科奈特为之自卑的房门上的鑿花的铁器在哪里？杜·昂西精致的木具，如今在哪儿？……岁月匆匆，人事沧桑，这些卓绝的艺术结果是怎样收场的？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来代替这所有的一切，代替这古老的高卢历史、这宝贵的哥特艺术？给我们留下的，无外乎是这位拙劣的建筑师，德·布罗斯先生那沉重的扁圆拱；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来的，是有关那根大柱子的无休止的回忆，到现在巴特律之流播唇鼓舌之声仍然在回响。

事实上，那些都无足轻重！——我们还是来说一下真正古老的司法宫里那个名副其实的副其实的大厅吧。

那极其巨大的长方形大厅的两端都有自己的陈设：一端是一张著名的大理石桌子，其长度、宽度和厚度都是罕见的，就像早先土地赋税簿籍上所说“世上最大最大的一大块”——这么说实在让加尔冈都亚兴趣大增！另外一端是那所小教堂，里边有一尊路易十一本人让人雕刻的在圣处女跟前跪着的塑像，他还把查理曼大帝与圣路易——他觉得这二位作为法国国君是深得上帝宠爱的圣者——的塑像让人搬到小教堂里放着，完全不管抬走了以后在外边那一列国王塑像当中留下了两个空空的壁龛。那个时候，这个小教堂只有六年的历史，依然很新。优雅的建筑，卓绝的雕塑，玲珑剔透的金属镂刻，这么一种高雅的风格标志着法国哥特时代的结束，现在已朝着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天国仙境一样的奇思妙想迈进。正门顶上那透亮的很小的花形玻璃窗堪称杰作，细巧而优美，就像星光四射的抽纱花边一样。

在大厅中央，正对着大门，背靠墙壁，有一个装饰着金钱织锦的看台。看台的独特入口就是上文提到过的那个金漆卧室的窗户。这个看台是特地为弗兰德尔特使们和别的一些请来观看这次圣迹剧演出的大人物建的。

通常，圣迹剧必须在那个大理石桌子上边演出。大清早便为此将大桌子准备好了。大理石桌面已经被司法官书记们的脚跟磨得沟壑丛生，如今这又厚又重的桌面上已经搭好了一个棚子，非常高，棚顶上有搁板，整个大厅都能够看到，届时就当舞台用。棚子周围都被帷幔挡住，里边当演员们的更衣室。外边，未加遮盖地搁着一架梯子，当作更衣室与舞台的通路，演员上台和下台都爬梯子。出人意料的角色、曲折的剧情、突兀的戏剧效果，一切都是从这架梯子上登上舞台的。这是艺术和机关布景的何等天真、何等诚实的早期创造啊！

司法官典吏的四名巡佐，无论在节日或是行刑之日，为使民众娱乐的机会不出事故，此时正直挺挺地站在大理石台子的四个角上。

演出预定得到司法官的大钟敲响十二下的时候才能开演。对于演戏而言，虽然有点儿晚，但是必须按照特使们的时间来行事呀！

于是，大家从早上开始就只等开演。这些喜欢凑热闹的老实人当中，有很多人，

东方刚刚发白就在司法官前面的大台阶上坐下，冻得不停地发抖；还有很多人甚至声称他们已经在门口等了一宿，为了保证首批进场。人愈来愈多了，如潮水汹涌般顺着墙壁上溢，朝着柱子四周扩散，甚至爬上柱顶、檐板、窗台：建筑物的和它雕塑装饰的所有凸起部位上都是人。所以，群众早就感到沮丧，焦急溢满胸怀，另外，今天整整一天都可以打打闹闹，举城若狂，被谁的胳膊肘碰了一下，或者被谁的钉鞋踢了一下，随时都可以引起争吵，何况，漫长的等待早就使人们极其疲惫，而群众原本就关在房屋内禁闭着，推来搡去，骚乱打闹，透不过气来，这样，在特使们还没有到来以前许久，人们的叫喊声早就更刺耳，更痛苦。只听到抱怨声、诅咒声，就像弗兰德尔人、府尹、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官典吏、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执棒巡佐、冷和热，不好的天气、巴黎主教、愚人王、柱子、塑像、那道紧闭着的门、这个打开着的窗——所有的这一切都骂遍了。散杂在人群里三五成群的学生与仆役听后高兴至极；他们就不停地嘲讽和戏谑，在不满的群众当中乱搅和，犹如火上浇油，撩拨着大家恶劣的情绪。

人群里还有这样一批嘻嘻哈哈的捣蛋鬼，他们把一扇窗子的花玻璃打碎，坐到柱子顶盘上，胆子够大的！在上边东看看西瞧瞧，毫无顾忌地嘲笑，一会儿对着大厅里的人们，一会儿朝着广场外的人们。他们把其他人的动作丑化，放声大笑，在大厅内互相打招呼，相互挖苦嘲笑。很容易看出，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并不和其他的观众一样感到厌倦和疲惫，他们为了使自己开心，很善于从眼下场景中引出一幕戏来，以此获得足够的耐心，来等待马上就要上演的另一出戏。

“向我的灵魂起誓，肯定是你，磨坊的约翰·弗罗洛！”他们当中的一位叫着，“你的雅号为‘磨坊’实在是太贴切了，看你的双臂、两腿，活像风磨的四个翅膀——你来这儿多长时间了？”称作风磨的那一个，是位个子矮小的捣蛋鬼，头发褐黄，相貌清秀，狡黠的神色，这时正蜷在柱头叶板上。

约翰·弗罗洛答道：“魔鬼见怜！我来了已经四个多小时！希望这四个多小时，能算在我炼狱的时间里就好了！我到这里，正好赶上听西西里国王那八个唱经人，在圣小教堂高唱七点钟举行的大弥撒的第一段呢。”

另一位接过话茬：“多好的唱诗人呀！头上戴的尖顶帽也没有他们的嗓门尖！圣上在创作一支献给圣约翰先生的弥撒曲以前，事实上倒应当先打听一下圣约翰先生是否喜欢人家用普罗旺斯口音来唱拉丁文赞美诗！”

窗户下面的人群当中一个老太婆尖声嚷道：“雇用西西里国王的那些该死的歌手原来是为了这档子事儿啊！诸位请想想，这究竟是怎么弄的！一场弥撒就需要用掉一千个巴黎利弗！还是由巴黎菜场的海鲜承包税中支出的呢！”

“肃静，老婆子！”有一位表情严肃的胖子站在这个卖鱼妇的身边，正捂着鼻子，斥责道：“办一台弥撒是很应该的呀。你难道愿意圣上再次受惊吗？”

盘踞在柱子顶端的矮个子学生喊道：“太对了！卖皮货给国王做皮袍的大老倌，吉勒·勒科钮先生！”

学生们听见皮货商这个可笑的姓氏，都放声大笑起来。

“长角的！长角的吉勒先生！”有人这么喊道。

“麟角俱全。”另一个人接过了话头。

柱子顶端上的捣蛋鬼接着说：“嘿！没问题？有什么奇怪的？值得尊重的好人吉勒·勒科钮——内庭总管约翰·勒科钮先生的令弟，樊尚树林首席护林官马伊埃·勒科钮的儿子！他们全都是巴黎的公民，全都是已经成家立业的，父子相传呀！”

玩笑越来越多。老胖子皮货商无话可答，竭力要摆脱各个方向朝他射来的目光，挣扎得气喘如牛、满头大汗也是枉然。他如同一支嵌入木头里的楔子，越努力就嵌得越深，最后只是把他的头夹在旁边人的肩膀中，羞耻而又愤怒，充血紫胀的大脸盘涨得红通通的，越发一动不能动了。

总算过来一个胖子给他帮忙了，五短身材、严肃，和皮货商一样肥胖。

“混蛋！”他嚷着：“学生竟然敢这样对一个市民讲话！要是以前，就会先用柴禾棍子鞭打一顿，接着再用这根柴禾棍子把他们活活烧死！”

全体学生嚷嚷开了：“噱——啦——嚇！是谁这样大放厥词？是哪个夜猫子丧门星呀？”

一个学生说道：“嘿，我认得他，那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倌！”

另外一个学生说：“因为他是我们大学四个该骂的的书商之一！”

另一个说：“我们那家店铺中一切都用四来计算：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检事，四个选董，四个书商！”

约翰·弗罗洛说：“行，那就让他们尝尝四层地狱的厉害！”

“缪斯尼埃，我们要烧掉你的书！”

“缪斯尼埃，我们要打你店里的那些仆人！”

“缪斯尼埃，我们要整你的老婆！”

“胖墩墩的慈悲的乌达德女士啊！”

“水灵快活得就和没有丈夫管束的小寡妇一样！”

“魔鬼把你们统统抓去吧！”安德里·缪斯尼埃咕嘟着。

约翰吊在柱子顶端上接着说：“安德里老倌，你闭嘴，否则，我就落到你头上了！”

安德里老倌举目一望，仿佛在目测柱子到底有多高、倒霉鬼有多重，心里称出这体重和跌下来的速度的平方数字，只好住口不再说话了。

约翰大获全胜，胜利地继续说下去：“我言必信行必果，尽管我是一个副主教的弟弟！”

他接着说：“好好先生，我们大学的弟兄们！今天这种日子我们的权利竟然没人尊重！你们瞧，在外城人家有五月柱和焰火，圣迹剧在旧城区上演，愚人王和弗兰德尔特使也在这里，但我们大学城却什么都没有！”

“不过我们莫伯广场大得很呢！”守在窗台上的学生中的一个喊着。

约翰突然嚷道：“拿下董事长，拿下选董，拿下检事！”

另外一个继续喊道：“今晚必须用安德里老倌的书在加雅花园中点起一堆篝火！”

他身旁的一位说道：“还有录事们的桌子！”

“还有堂守们的棍棒！”

“还有院长们的痰盂！”

“还有检事们的酒柜！”

“还有选董们的面包盘！”

“还有董事长的小凳子！”

小约翰用打雷般的声音喊着：“推翻！推翻安德里老倌！推翻堂守和录事，推翻神学家、医生和发号施令的人们，推翻检事、选董和董事长！”

“这真是世界末日来临啦！”安德里老倌堵着耳朵咕哝。

“说起董事长，董事长就来了，正好刚进广场。”窗边的人群里有一个人说道。

大家的视线马上被吸引到广场上。

“确实是我们值得尊敬的董事长蒂博先生吗？”磨坊的约翰·弗罗洛问——他蜷缩的那根柱子在里边，无法看到外边发生的事。

“是的，是他，”大伙儿异口同声地回答，“正是他，真的是他，是董事长蒂博先生！”

那人的确是董事长，他和大学的所有头面人物来了。他们排着队去欢迎特使团，这时刚好经过司法宫广场。挤到窗口的学生们，用嘲笑和讽刺的鼓掌迎接他们。走在队伍前头的董事长忍受了第一发排炮，实在是太厉害了。

“您好，董事长先生！嚯——啦——嚇！喂，您好啊！”

“这个老赌徒，他来这里干什么呢？这么说，他舍得扔下骰子了？”

“他骑在骡子上颠得多么厉害啊！骡子的耳朵还不如他的长呢！”

“嚯——啦——嚇！您好，蒂博董事长先生！‘赌徒蒂博’！老糊涂！老赌徒！”

“上帝祝福您！您昨天晚上照常去掷双六了吗？”

“啊！看他的脸多么衰老！铁青乌黑像挨了揍一样，因为爱玩爱赌，人也熬干啦！”

“你这是去什么地方呀，‘掷骰子的蒂博’，背向大学城，匆匆忙忙地朝着外城赶？”

“他肯定是去蒂博多德街找个住的地方!”磨坊的约翰大叫。

大家使劲儿地鼓掌,雷鸣般地嚷叫,全都重复这妙语双关的嘲骂。

“您是去蒂博多德街找个住的地方,对不对,董事长先生,魔鬼赌局的老主顾?”

随后又轮到嘲笑别的大人先生。

“打倒堂守!打倒执杖吏!”

“嘿,罗班·普斯潘,你瞧瞧,那位是谁啊?”

“是吉尔伯·德·絮伊——吉尔伯图斯·德·索利雅珂,奥坦学院的学监。”

“给你,这是我的鞋!你站的位置比我好,你拿它朝他脸上扔去!”

“葡萄神节的胡桃。”

“推翻那六个神学家和他们的白道袍!”

“那边的几个就是神学家吗?我本来以为是六只大白鹅,圣日内维埃芙拿去送给鲁尼采邑呢。”

“打倒医生!”

“打倒乱七八糟的论文和释疑论文!”

“吃我一鞋!圣日内维埃芙的学监!你亏待了我,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我在诺曼底学区的位子,他夺去送给了小阿斯坎尼奥·法耳撒帕达,他却是布吉省的,实际上他是一个意大利人。”

“这可不公平呀,”众人一齐大叫,“推翻圣日内维埃芙的学监!”

“嘿——嚇!若善·德·拉德奥先生!嘿——嚇!路易·达于伊!嘿——嚇!朗贝·奥克特芒!”

“叫魔鬼勒死那个日耳曼学区检事!”

“圣小教堂的教诲师还有他们的灰皮大氅也该遭此下场!”

“也就是穿灰皮大氅的。”

“嘿——啦——嚇!文学士们!这么多漂亮的黑斗篷!这么多漂亮的红斗篷!”

“像一条漂亮的尾巴从董事长后面长出来一样!”

“真像是威尼斯公爵赶去和大海举行婚礼!”

“你看,约翰!圣日内维埃芙主教堂的神父们来啦!”

“神父们见鬼去吧!”

“克洛德·绍尔神父!克洛德·绍尔博士!您总是找玛丽·吉法尔德吗?”

“她在格拉提尼街。”

“她在为淫荡王叠被铺床。”

“她付了四块德尼埃。”

“放屁。”

“您愿不愿意当面领教一下呀？”

“同学们！看西蒙·桑甘先生，庇卡底的选董，马屁股上面驮的是他老婆！”

“骑手之后是黑色的忧伤。”

“不要害怕，西蒙老信！”

“早上好，选董先生！”

“晚上好，选董夫人！”

“看到这些，他们多么快乐呀！”磨坊的约翰感叹道——他一直蜷缩在柱顶的花叶形雕饰上。

这时，大学城那该挨骂的书商安德里·缪斯尼埃和王室皮货商吉勒·勒科钮正在窃窃私语：

“我对您说，先生，世界末日来临了。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胡闹的学生。都是本世纪那些该死的新发明把一切都给毁了。什么火炮呀，蛇形炮呀，射石炮呀，尤其是印刷术——从德国传过来的另外一种瘟疫！手抄本、图书再也不会有了！印刷术将售书业这一行给败坏了！确实是世界末日来临了哇！”

皮货商大有同感：“这个呀！从天鹅绒衣料的流行上我也能够瞧出端倪！”

正好此时，正午十二点的钟声响了起来。

“哈！……”大家齐声喊了一声。学生们不再出声了。随后是一片混乱，手忙脚乱，移来推去，咳嗽声和掏手绢擤鼻涕声就像爆炸一样：人们分别调整位置，伸头踮脚，或是聚到一个地方。随后，一片沉寂，大伙儿都伸头探脑，每一个人都张大嘴巴，所有的眼睛一齐盯着大理石桌子。上面一声不响。典吏的四名巡佐始终站在那儿，直挺挺地，纹丝不动，就像四座涂成彩色的雕像。大家的眼睛又一齐盯着那个特地为弗兰德尔使臣准备好的看台。门仍旧紧紧地闭着，看台上仍旧空无一人。这么一大群人从大清早开始就盼望着三件事：正午，弗兰德尔特使团和圣迹剧。现在按时来到的只有正午。

这一切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大家又等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甚至一刻钟：仍然没人出来。那个看台上依旧空无一人，舞台上也是悄无声息。此时，人们的烦躁已经被恼怒所代替。怒冲冲的话语到处都回响着，当然还只是小声咕哝：“圣迹剧，圣迹剧！”所有的脑袋慢慢升温，一场狂风骤雨正轻轻地扫过人们的头顶。磨坊的约翰头一个站出来点火。

“开演圣迹剧！他妈的弗兰德尔人去死吧！”他使足劲，高声喊叫，就像蛇一样盘在柱头上扭来扭去。

马上一呼百应，大家拍起手来。他们又嚷道：“圣迹剧！他妈的弗兰德尔人去死吧！”

“必须立即给我们上演圣迹剧，”磨坊的约翰接着说道，“要不然，我提议把司法官典吏吊起来，这场喜剧兼寓意剧很好吧！”

“对！”大家嚷着，“先把几个巡佐吊起来吧！”

欢呼声不绝于耳。那四个可怜虫吓得面色惨白，对视无语。人们朝他们那边跑过去，他们已经看到那仅有的一圈不大牢固的木栅栏已经被挤压得弯过来了，马上就要塌。

形势十分危急。

“套住，套住！”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呐喊。

就在这个时候，上边提到过的那个更衣室的帷幔忽然揭开了，有个人走到外面来。大家一看到他，就忽然停止了叫喊，仿佛着魔一般，恼怒被好奇心代替了。

“安静！安静！”

那个人相当不安，全身不停地发抖，一边施礼一边向前走，越往前走越像是跪拜，就这样一直走到了大理石桌子边上。

全场渐渐地安静下来。只听到轻微的动静——一大堆人平静下来往往会出现的这种轻微的动静。

这个人说道：“市民先生们，市民女士们，我们十分荣幸地宣布，我们将当着红衣主教大人的面，吟诵、上演一出美妙绝伦的寓意剧，剧名叫《圣处女马利亚的卓越裁决》。朱庇特由我来扮演。大人这时正在陪着奥地利大公所派来的非常值得尊敬的特使团，而该团目前正在博岱门听大学董事长先生的演讲。尊敬的红衣主教大人一到场，我们就立即上演。”

老实说，用不着别的，因为朱庇特显灵，司法官典吏的四个不幸巡佐的命就保住了。诚然我们非常幸运，编造出这样一个好故事，所以才要在圣母——批判之神面前为这个故事负责，大家在这样的场合下引用了这个惯用的训诫：“祈祷神佑。”不过对我们毫无用处。何况，朱庇特打扮得非常漂亮，起了很大的作用，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让他们平静下来。朱庇特穿着一件锁身甲，上罩镶金大纽扣的黑丝绒外衣，头上戴着一顶镀金的银纽扣的尖顶头盔，如果不是一半脸上涂着胭脂，一半脸上贴着大胡子，如果不是他手拿金光闪闪的一个硬纸卷，上面钉着铁钉，插满金属细条，如果不是双脚穿着古希腊式的皮襪鞋，那么，他那副严厉的神态真可以超过贝里公爵近卫军里的布列塔尼地方的弓箭手了。